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3·

欧美哲学与宗教讲演录

[比利时] 海尔曼·德·丹
[美国] 麦尔维尔·斯图沃特 等讲演

赵敦华 编

北京 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哲学与宗教讲演录/[比利时]海尔曼·德·丹、[美国]麦尔维尔·斯图沃特等讲演/赵敦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北大学术讲演丛书;13/乐黛云、张文定主编)

ISBN 7-301-03657-4

I. 欧… II. ①海…②麦…③赵… III. ①哲学-演说-西方国家-选集②宗教-演说-西方国家-选集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988 号

书 名: 欧美哲学与宗教讲演录

著作责任者: [比利时] 海尔曼·德·丹

[美国] 麦尔维尔·斯图沃特等讲演 赵敦华 编

责任编辑: 张文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657-4/B·016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3154

排印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94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序 言

赵敦华

本书收集了 17 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发表的讲演的译稿。这些讲演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1998 年四五月间来自比利时的 7 位教授在“欧洲的哲学与宗教”研讨班上的讲课稿，第二部分是 1998 年 10 月来自美国的 10 位教授在“中美哲学与宗教学研讨会”上的讲演稿。这些讲演的听众，多则七八十人，少则三四十人。我们现在把这些讲演稿集辑出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分享这两项中西学术交流的硕果。为了使读者也能像这些讲演的听众一样身临其境，有必要先把这两项交流项目的由来做一交代。

我在比利时卢汶大学读了 6 年书，对这所中世纪建校的大学的经院学术传统有切身体会。“经院”(Scholasticism)这个词来自“学校”(School)；经院传统就是西方大学教育的原初传统。这一传统的特点是学科的系统性、学风的严谨性和要求的严格性。我一直以为，经院学术传统中“严”字当头的系统讲授法对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利的，于是萌发邀请我的外国老师来北大做几次示范性讲演的念头，但苦于没有经费，这一想法一直未能实现。直到 1997 年夏天，卢汶大学汉学系

主任钟鸣旦教授和副教授戴卡琳女士来访,与我谈起这件事。他们说,中国固然要了解欧洲,但欧洲更需要了解中国。我们在一起制订了“中欧哲学与宗教”的交流项目。经过钟鸣旦等人的努力,比利时佛莱芒地区教育部决定资助这一项目。按照交流协议,1998年,北大哲学系选派8位教师去卢汶大学和安特卫普大学讲授中国哲学,或进修欧洲哲学与宗教;卢汶大学4位教授和安特卫普大学的3位学者来北大举行两期研讨班,每期一周。我的导师、现任卢汶大学副校长的德·丹教授和另外三位教授讲授的是欧洲近现代哲学。他们讲课的内容,我过去也听过,在国内再次听他们的课,此时的心情可用《论语》开篇的两句话来表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本书第二部分收录的讲演稿的作者都是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学会的成员。我在《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到,在新经院哲学内部,围绕“基督教哲学”是不是一个合法的概念的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以卢汶学派为代表的大多数新经院哲学家都不赞成使用这一概念。这是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欧洲的事情。美国人没有过多地卷入这种概念之争,“基督教哲学”对他们来说是不容争辩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存在,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学者组成自己的学会,在不少大学的哲学系、宗教学系和神学院中占有重要位置。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学会中国联络部主任麦尔·斯图沃德很早就与北大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建立了联系,每年他都要组织一批学会成员来北大开会、做讲演,与中国同行交换信息和意见。1998年中美学者交流对话的主题是基督教认识论,他们所作的10场讲演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北大一些教师和研究生为上述两个交流项目做了大量的工作,张祥龙、靳希平、孙永平、韩水法、邢滔滔和孙尚扬等教师轮流主持会议,担任口译。刘宗坤、孙毅、游贯辉、吴增定、朱东华、陈文庆、田永胜、陈亚军、胡笑容、陈建洪等同学把英文讲稿译为中文,张祥龙博士和我对他们的译文进行了审校,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1999年3月

目 录

序言..... 赵敦华(1)

第一部分 欧洲的哲学与宗教

低地国家哲学演变简史..... 海尔曼·德·丹(1)

斯宾诺莎的生平与著作 海尔曼·德·丹(12)

现象学的基本论题:我的时间和他人的时间

..... 鲁道夫·伯耐特(27)

从笛卡儿到康德:科学世俗化的现代进程

..... 莫尔斯·马丁(46)

共和主义自由观对自由主义自由观

..... 范·德·普特(76)

基督教的与自然的神秘体验: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 托马斯·马尔滕(104)

何谓神秘体验:历史和解释..... 罗伯·法森(126)

爱的神秘主义:作为见证人的吕斯布鲁克

..... 吉多·德·巴赫(159)

第二部分 美国宗教哲学

“上帝存在”能作为一个基本信念吗?

..... 麦尔维尔·斯图沃特(183)

论怀疑与宗教信仰 默罗尔德·韦斯特法尔(194)

-
- 关于未来的知识 托马斯·奥登(206)
- 论真实的神学知识观念:宗教与科学的一个比较
..... 艾兰·帕吉特(218)
- 科学与宗教彼此无关吗? 威廉·莱恩·克雷格(224)
- 宇宙论论证及认识在信仰中地位的论纲
..... 斯蒂芬·戴维斯(237)
- 人性乃上帝之镜 威廉·哈斯克(244)
- 由隐喻而知 王容容(254)
- 基督教认识论和休谟的设想 ... 乔治·马弗罗德(259)
- 无需证据,不必论证 凯利·詹姆斯·克拉克(267)

低地国家哲学演变简史

海尔曼·德·丹*

1. 前近代时期

在近代时期(以及近代国家)到来之前,低地国家指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佛莱芒地区。的哲学并无真正独特之处,它不过是更大的“欧洲”哲学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已。从中世纪初直到17世纪,哲学舞台主要由经院或经院哲学统治着。当然,低地国家也出了一些著名人物,如:亨德利·范·根特(Henrich van Ghent 1217—1358)、西格·范·布拉邦特(Siger van Brabant 1235—1281)、约翰内斯·布雷达努斯(Johannes Buridanus 1295—1358),马西琉斯·范·因根(Marsilius van Inghen 1330—1396)、鲁道夫·阿格里考拉(Rudolph Agricola 1444—1485)等及许多其他人。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国际的”、用拉丁文所写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种。一个思想家和另一个思想家之间的差别不可能由他们出生的国家或地理环境得到说明,这种差别毋宁说是由他们不同的宗教团体或宗教教派的背景所决定

* 海尔曼·德·丹(Herman De Dijn),比利时卢汶大学副校长,哲学教授。

的。

低地国家的特点是：除了强烈地参与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之外，也还有与彻底的宗教生活改革相结合的神秘的柏拉图主义的发展。（如让·范·吕斯布鲁克〔Jan van Ruusbroec 1293—1381〕的神秘主义；吉尔特·格鲁特〔Geert Groote 1340—1381〕；以及被称作“现代虔诚”〔Devotio Moderna〕的运动；枢密主教狄奥尼森斯〔Dionysius 1402—1442〕，尼古拉·库萨〔Nicolas Cusanus〕的同伴。）

2. 文艺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折。低地国家的一些重要人物对欧洲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德斯德里斯·爱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鹿特丹人 1469—1536）和朱斯特·力普西斯（Justus Lipsius，生于卢汶附近，1542—1606）。他们代表了人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致力于古代经典的复兴，在广义上重新对希腊、罗马思想感兴趣，并以认真研究、编辑原初文本和重视风格、修辞因素为基础。通过复兴古代经典文化的“黄金时代”的智慧，人本主义者想使基督教更加纯粹。爱拉谟斯是第一代人本主义者的领袖。他发展了一种符合《圣经》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导致了基督教哲学，一种斯多葛智慧和基督教学说及道德的混合。它与拒斥经院主义、过分的形式主义和基督教实践中的仪式主义是分不开的。

力普西斯在第二代人本主义者中是个关键人物，他的思想也属于智慧传统而不是严格的哲学思维传统，另外，它的形式是一种基督教斯多葛主义，尽管斯多葛的概念

(如预知和命运)和斯多葛的美德被改编成了基督教原则(否定泛神论和自杀)。

3. 近代时期的开始:17 世纪

在低地国家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1568—1648)之后,这些国家分成了两个部分:北部省份成了自由的“联合省份”,而南部省份则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这一区分也和宗教路线的不同相一致:新教的北部和天主教的南部。由于强有力的经济发展(主要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尽管其他一些大国的敌意越来越重(西班牙、法国、英国),17 世纪对于荷兰来说仍是黄金世纪,这不仅是指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此时彼此尚未分离),而且是指一般的荷兰文化。

尽管在近代之初,人们还可以谈论思想和知识——尤其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独特的欧洲背景,但哲学舞台逐渐变得多姿多彩。这不仅是由于哲学增强的趋势以及用本国语言写作(它被不同的国家所推动),而且也因为不同的文化逐渐发展出或多或少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哲学场景和传统(比如人们会说法兰西的启蒙运动不同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日尔曼的唯心主义不同于法兰西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当然,这并不否认在各哲学文化之间有值得重视的相互作用,它指的是有些观念有时起源于一个国家而在另一个国家得到了新的发展。

在荷兰和佛兰德,17 世纪的哲学舞台基本上被笛卡儿思想以及由它所激发的各种回应所统治。这些回应可以划为三类:

1. 笛卡儿主义的各种形式

2. 笛卡儿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混合：革新哲学 (the *Philosophia novantigua*)；

3. 各种原创的思想形式(居林斯, 斯宾诺莎)

笛卡儿哲学很快成了激烈争论的对象, 经院哲学的捍卫者们试图徒劳地反对笛卡儿主义者们, 然而经院哲学家们逐渐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笛卡儿的革新(如怀疑的方法)与传统哲学相结合, 于是产生了叫作创生哲学的东西。两个因素的结合导致了笛卡儿的影响在 17 世纪末的衰微: 对笛卡儿机械论世界观的日益不满以及他的观点在医学领域的失败。一种与牛顿世界观相关的更加经验的思想方式取代了笛卡儿主义的影响。这种取代与伯纳尔·纽汶列特(Bernard Nieuwenlijt 1654—1718)以及赫姆斯特修斯(Fr. Hemsterhuis 1721—1790)完全无关, 而他们一般被看作 18 世纪的主要思想家。

这里简略地提一下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居阿诺德·居林斯(Arnold Geulincx 1624—1669)。他在卢汶受的哲学教育, 那里力普西斯的影响仍然较大。在那儿, 他通过老师 G. 菲力普(1600—1665)接触了笛卡儿主义。居林斯站在 G. 菲力普一边提出了一种偶因论(Occasionalism)。偶因论思想家们认为, 身心完全不同, 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因果联系。表面上的因果作用可由神的干预来解释, 神或者在每一时刻或者以前定的方式安排了身心的一致)。也许是因为同情冉森派, 居林斯不得不离开了卢汶。这是一种由 F. 冉森主教所捍卫的严格的天主教。他们也影响了 B. 帕斯卡尔和 P. 罗格尔等思想家。冉森派神学和笛卡儿

哲学都同样厌恶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某些方面,居林斯可以和斯宾诺莎相比。例如,他主张上帝是唯一的真实的原因,质料属于伟大者上帝,人只是上帝的模型。他最为著名的是伦理学,它背离了力普西斯的斯多葛的精神;在偶因论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顺从和谦卑的道德。我们不大清楚是斯宾诺莎受到过居林斯的影响或是居林斯受到过斯宾诺莎的影响。

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有必要提一下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这位重要人物。他的著作对于欧洲政治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创立了一种近代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具有新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概念,新的国际关系概念,新的国家权利基础的概念,新的区分自然权利和实证权利(Positive right)的概念,等等。他的思想以及德·拉·考特兄弟(de la Court 让[Jan]和佩特[Piete]·德·拉·考特)的政治观念对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有着强烈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斯宾诺莎对整个欧洲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影响。

4. 伯纳尔·纽汶列特(Bernard Nieuwenlijt 1654—1718)

从18世纪初直到19世纪,荷兰的思想舞台被物理神学(Physico-theology)所占领。它的重要性可以由下面事实看出;像在欧洲其他地方非常重要的诸如唯物主义、康德主义、浪漫主义的种种趋向,对于荷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唯有达尔文主义的到来才能打破其符咒。物理神学更多地是与一种知识态度相关,而不是与一种精确的、理论上充分发展了的哲学相关。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它一直被

当作所有含理论、科学进步甚至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

物理神学是一种以牛顿的科学和哲学洞见——它们被萨姆内尔·克拉克 (Samuel Clarke 1705) 这样的人所系统化——为基础的神学。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弗兰西斯·培根观念的继续;即对基督教的一种再诠释以使它适应于人类由科学、工业而来的世俗化过程观念。

纽汶列特的物理神学论点可以用三段论的形式来说明:

大前提:仔细的观察和实验表明,实际上目的论的确存在。

小前提:这一秩序预设了一个设计师。

结论:这个设计师就是上帝。

按弗兰西斯·培根、R. 波义耳和皇家学会的精神,纽汶列特拒绝所有的形而上学思辩。甚至神学的思考也必须以经验为基础,经验完全能够显示上帝智慧在实际中的存在。这种“实验哲学”变得极为流行并起到了一种辩护的作用。他的《世界观的正确运用》(1715)一书在1760年之前已再版八次,并有法语、英语以及德语众多语种的译本。请注意,是他创造了“世界观”概念,这与他出于神学目的对于物理学的运用不无关联。

纽汶列特的最新颖的贡献在于他区分了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它预示了20世纪前叶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观点。纯粹数学(和逻辑)是纯形式的,与现实无关;它的核心特征是一致性。应用数学则需要来自经验的输入。在此基础上,纽汶列特广泛批判了斯宾诺莎哲学,它也预示了康德对于上帝存在的先验证明的批判。这一批判意

意味着结束了斯宾诺莎思想在荷兰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影响。

5. 赫姆斯特修斯(Frans Hemsterhuis, 1721—1790)

17世纪末,人们看到了一种赞成受牛顿影响的物理神学,反对笛卡儿主义和偶因论的普遍倾向。赫姆斯特修斯受到纽汶列特批判笛卡儿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的影响,并接受了他对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划分。纯粹数学不可能为形而上学真理提供任何通道。人们在此所需要的只是“归纳的”假设。然而他对文化受到自然科学统治的方式并不满意。因此自然哲学必须由精神哲学来补充:牛顿必须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版本)相结合。哲学必须回到它黄金发源地:希腊哲学。

由于其古典文献的教养,赫姆斯特修斯对希腊文明,尤其是它的美学和伦理学,深感兴趣。他把近代哲学家看作是新的苏格拉底,是将真、善、美合而为一的智慧的热爱者。自然科学的见识应置于重视人类精神追求的框架之内。应用数学或自然科学本身,要想符合一种正确的思想方式,就需要像牛顿和惠更斯(C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这样的天才人物。

以“苏格拉底式”对话作为表达形式的赫姆斯特修斯哲学,处于理性和神话的张力之中。赫姆斯特修斯接受了一种人的自发的宗教。他既反对关于上帝的先验证明,也反对唯物论者的观点。比证明更加重要的是,通过美的情感、友谊,以及创造性的神话而与上帝相通。赫姆斯特修斯接受了一种普遍的形而上的诱惑,它在人间采取了爱洛斯(Eros 爱神)的形式。他也接受了一种人的道德感。不

论是关于上帝和的知识,还是关于伦理学的知识,比理性更加重要的是感觉力(sensibility),(理性和想像的统一)。他的一些对话采用了神话的形式,以此描绘了古人的理想和文明;古人是“完美性原则”的所有者。

赫姆斯特修斯对德国浪漫主义(赫尔德和歌德)有强烈的影响。雅可比想把他划进介于莱辛和门德尔松之间的德国著名的斯宾诺莎学说中,但这是徒劳的。他用法语所写的对话是成功运用拍拉图式对话模型的不多的例子之一。

6.19 世纪

19 世纪上半叶,不仅在荷兰而且在比利时,都继续着赫姆斯特修斯的常识哲学。在比利时,尤其是在布鲁塞尔,人们也注意到,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的折衷主义思想有强烈的影响。

在荷兰,只是在 18 世纪后半期,启蒙观念(法国意义上的)才成功地渗透了知识领域。如同在比利时一样,这些观念会受到一切形式的精神哲学(它采用了如批判的唯心主义、传统主义的本体论、新笛卡儿主义,或对经院主义思想的恢复之类的形式)的反对。

在荷兰,世俗化的哲学试图致力于改革社会政治状况。法国和英国实证主义的影响存在于像 W. 奥普佐默尔(1821—1892)这样的人中间,尽管由于主张一种“内在感觉”,他们所受的影响有所削弱。奥普佐默尔被试图保存传统基督教的 J. H. 绍尔(1811—1885)这样的思想家所吸引,但非常奇怪的是他也接受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在 J. 范

·佛洛特(1818—1883)和许多其他人那里,人们注意到了作为战斗的无神论自然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的复活,它与自由共济会(Free-mason)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关。

7.20 世纪

这个世纪上半叶的特征一方面是黑格尔主义(伯兰德(G. J. P. J. Bolland)以及和比伦斯·德·霍恩(J. D. Bierens de Hoan))的高涨,另一方面是对天主教和新教领域的哲学兴趣的高涨。后一方面的兴趣产生出一种特殊的至今仍然活跃的基督教哲学[如多耶威德(H. Dooyeweerd)],它是分析的哲学思考风格的一种类型。

佛兰德和荷兰的天主教社群,追随莫西亚(D. Mercier)主教在卢汶新建成的哲学研究所所组织的新托马斯主义的变化,莫西亚的新托马斯主义是一种调和基督教信仰和近代科学的企图。托马斯·阿奎那早在中世纪就已实现的在基督教学说及生活方式和希腊哲学之间的综合对新的综合富有潜在的影响成效。它认为,科学的见识,但尤其是新的人文科学(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见识,可以整合在一种新的深受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式概念影响的形而上学框架内。

20 世纪上半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发展是被称作符号学的运动(Signifische Bewegung)。它的创立者有著名的直觉主义数学家和哲学家布劳维尔(J. Brouwer 1881—1966),以及哲学家兼数学家曼诺里(G. Mannoury 1867—1956)等人,他们受到了荷兰诗人及社会改革者弗雷德里德·范·艾登(Frederid van Eeden 1860—1932)的影响。符

号派(Significa)的核心主张是,通过实验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纯化语言。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在荷兰尤其有影响。它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或在符号学背景下所发展出的关于语言的看法有某些相似之处。从教学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角度看,符号派运动推动了关于言语行为的本性和功能的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一种普遍的,国际认可的,纯化了的术语,用它可以将知识和智慧、理论和实践真正地综合在一起。它试图借助于创立国际学院来达成这一目标,在此学院中,最富创造性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二战前后,荷兰的符号派运动组织了一系列的国际学术会议。它们吸引了这一时期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波普、皮亚杰、魏斯曼(Weismann)、安妮·娜丝(Anne Naess)等。1936年,一份名叫《综合》(*Synthese*)的杂志问世,它的宗旨在于减少近代文化中那些无数的分割以及与此相关的无尽的误解。这份杂志仍然还在,但已不再是符号主义运动的喉舌,这一运动已在50年代末终结。

20世纪后半叶,历史哲学的研究发展迅速,这一研究和法国及德国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后期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可分。接近本世纪末,分析哲学的影响也在增长,但这种影响的强度在不同的学术机构是不一样的。总的说来,佛兰德和荷兰的哲学甚至现在也还是非常国际化的:低地国家一直是个熔炉,其中各种倾向和影响彼此交汇,但表面上看,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其他地方所不见的发展。